

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看林彪、 “四人邦”的假左真右

洛 平

(一)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历来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一切修正主义的头子都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向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但是，随着时间和条件的不同，修正主义头子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攻击和篡改往往采取不同的形式。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斯坦、考茨基公开反对、咒骂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同当时的帝国主义一边，反对十月革命，破坏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十月革命的故乡复辟资本主义，公然鼓吹无产阶级专政“过时”了，用“全民国家”来取代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刘少奇也是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他在《修养》一书中引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两段话时，把凡是有“无产阶级专政”几个字的话通通删掉。他的《修养》一书，闭口不谈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只讲“自我修养”，明目张胆地鼓吹修正主义的一套。林彪、“四人邦”却不同，尽管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恨得咬牙切齿，必欲颠覆而后快，但是，在公开场合，在表现形式上，他们却大谈“无产阶级专政”。林彪有四个“念念不忘”，其中一个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四人邦”更是口口声声不离“无产阶级专政”。张春桥论专政的反动文章，同刘少奇的《修养》一样，也引用了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那两段话，不过他与刘少奇不同的是：他不但不砍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相反，他觉得光说无产阶级专政还不够，公然伪造列宁的思想，硬把无产阶级专政篡改成所谓的“全民专政”。这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修正主义，正如华主席所说，“往往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我们必须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彻底揭穿其假左真右的反动面目。

(二)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包括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的专政关系，而且包括无产阶级和农民以及其他劳动者的民主关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在一系列的著作和讲话中一再重复这个思想。毛主席的这个概括精辟地表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内容，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一切修正主义头子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歪曲和篡改突出地表现在对待专政和民主的关系问题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把民主和专政对立起来，鼓吹“纯粹民主”，反对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这样他们的“纯粹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一系列著作中深刻地批判了这

些多正主义者的谬论，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这样的思想。列宁指出：“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资格当无产阶级的领袖或顾问。”（《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1页）但是，列宁从来没有忽视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他多次指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用穷人的民主代替富人的民主，这是一回事，而且这种穷人的民主，“是民主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大扩大，是假民主变为真民主”。（《列宁选集》第3卷第713页）列宁还给无产阶级专政下了另外一个定义：“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344页）可见，列宁在那种阶级斗争极其尖锐激烈的年代，在同从形式到实质都是极右的多正主义者的斗争中，在强调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人民民主。正是依恃了人民民主和团结的力量，加强了对阶级敌人的专政，才取得了十月革命和保卫革命成果的伟大胜利。事实充分地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对敌人实行专政，才能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同时也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才能有效地对敌人实行专政和切实地保护人民。民主和专政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尽管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根据形势的不同和斗争的需要比较地强调其中的一个侧面，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或丢掉另一个方面；否则，丢掉一方，另一方就会改变性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也就会改变性质。深刻领会和牢牢掌握民主和专政相结合这样一个思想，就能把握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识别各种形式的多正主义。

（三）同第二国际老多正主义者不同，林彪和“四人帮”口头上并不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都特别强调“专政”。林彪有一句话，叫做“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句话无论从字面到实质都是荒谬的：第一、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归结为就是镇压，这是错误的，按照列宁和毛主席的上述教导，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这样两个方面的统一，只讲专政，不讲民主，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二、就是从专政这一方面来说，也不仅仅就是镇压，对待现行反革命分子，对待卖国贼，对待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当然必须镇压和惩办，但是并不是对反动阶级里的一切人都要镇压。毛主席多次说过，对待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不造反，不破坏捣乱，无产阶级政权就给他们土地和工作，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由此可见，把专政同镇压完全等同起来，形式上很“左”，实际上是破坏党的政策，是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三、更重要的，是镇压谁？林彪镇压的就是一大批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革命群众。他那个臭名昭著的“五·一八”讲话，杀气腾腾，矛头指向一大批革命老干部，后来甚至发达到要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历史已经证明，林彪所“念念不忘”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法西斯专政，他鼓吹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乃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义。

（四）“四人帮”无论在反革命的极右实质和“左派”伪装方面，都继承了林彪的衣钵，在鼓吹“专政”方面，比林彪更富有理论色彩，因而更具有欺骗性。张春桥专门写了论专政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四人帮”用假左真右的手法篡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社会法西斯

斯主义的代表作。首先，它根本不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与对敌人实行专政这样两个方面的结合，它只讲专政，不讲民主，把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这样一个重要方面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中砍掉，这样就便于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内部，无产阶级同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制造理论根据。其次，它公然伪造列宁的思想，把无产阶级专政篡改成“全百专政”。当然，“全百专政”一说不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早在一九六七年“四人帮”伙同陈伯达就伪造了所谓“全百专政”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是说过“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话，但这指的是无产阶级必须在一切思想文化领域中掌握领导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一句话，是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任务，根本不是讲对思想问题和从事思想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实行专政，毛主席从来也没有讲过什么“全百专政”。“四人帮”伙同陈伯达伪造了“全百专政”的“毛主席语录”，张春桥又在这篇文章中把它硬栽在列宁身上。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伪造革命导师的话，目的就是要利用革命导师的崇高威望来推销他们的反革命黑货。那末，他们的“全百专政”是什么意思呢？张春桥在文章中说：“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百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张春桥引了马克思那段话以后接着又说：“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请注意：张春桥引马克思的这两段话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百专政？”马克思讲的消灭和改变“四个一切”，指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国家政权的最终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所要完成的任务，并不是讲的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更不是讲的什么“全百专政”。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马克思、特别是列宁，一贯讲得十分明确，那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而张春桥却把消灭“四个一切”说成是“对资产阶级的全百专政”，这就告诉我们，他的“全百专政”就是要对“四个一切”实行专政。这样，不仅对无产阶级以外的劳动人民要实行专政，就是工人阶级本身也难逃专政的法网，因为工人阶级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难免保留一些旧社会的观念。这看起来似乎荒谬绝伦到不可理解的地步，但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张春桥的反动文章，就不难看出，张春桥正是用这种似是而非、混淆概念的手法，把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中十分明确的问题搞个乱七八糟，以便他们混水摸鱼，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法西斯专政。怎样实行“全百专政”呢？张春桥在文章中讲了“打土围子”的故事。打土围子这是解决敌我矛盾问题，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敌我问题，而是要解决（消灭）反革命武装这样的敌我问题。张春桥胡说，打土围子今天“具有普遍意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他所说的“土围子”就是“四个一切”，就是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以及人们的思想、世界观。这就是说，“四人帮”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要采取“打土围子”的办法实行“全百专政”。他们对把他们把持和控制的地方和单位不正是这样干的吗！列宁说过：“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列宁全集》第29卷第319页）专政就意味

着使用暴力。张春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国家制度解释成就是专政，而且是“全百专政”，在张春桥看来，专政就是一切，一切都要专政，专政的方法就是“打土围子”。这同林彪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一样，不是地地迥迥的社会法西斯主义又是什么呢？

（五）专政的基本标志就是使用暴力，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任何阶级的专政没有实质上的区别，所不同的只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反抗。相反地，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少数地主资本家剥削者的反抗”。（《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1页）这个多数少数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是决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的东西。“量转化为质”，如果在什么地方不是大多数人对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统治，实行专政，而是少数人骑在多数人头上作威作福，称王称霸，那末，这里的政权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所谓多数，是不是就是百分之五十以上，例如百分之六十、七十、八十呢？不是！按照毛主席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个多数要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甚至到百分之九十八。毛主席说：“中国无产阶级数虽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要借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8页）全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林彪、“四人帮”根本颠倒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敌我关系，把专政的矛头指向党内，指向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指向亿万人民群众，尽管他们口头上“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但实际搞的却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清敌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四人帮”和林彪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专政”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所以，对林彪、“四人帮”这一类打着红旗反红旗、用假左手法掩盖其极右实质的反革命两派，不能光看他们口头上整天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叫得多么响，而要研究一下他们所说的“阶级斗争”究竟是哪个阶级向哪个阶级斗争，他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是谁对谁专政。这样，就不难剥掉这帮反革命的“左派”伪装，还其极右派面目。

（六）无产阶级专政从巴黎公社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一百多年充满着极其复杂曲折的斗争，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败的教训。总结斗争的经验，人们对于从右边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和修正主义者是比较警惕的，能够识别的，但是对于以“左派”伪装出现的阶级敌人和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伎俩，却认识不足。尽管有托洛茨基那样的反百教员，但是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今天，有了“四人帮”和林彪这样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反革命两派，而他们又特别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大作文章，向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这样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我们能够充分地利用这样一些反百教员，提高对于各种修正主义的识别能力，完全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对于我们今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具有重大的意义。